

吴野 著

作家之门

滕藤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9号

作家之门

吴野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湖南路8号, 邮码: 210009)

南京花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0.315印张 24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560—674—9/I·158

定 价: 5.50 元

(本书如遇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千朵白梅花

从礁石的顶上开放下来

然后深深地埋进钟情里

全身的喧声和光彩摔成了碎块

海，用狂热向冷峻

投入自己的期待

它把时间也变成了浪花

变成了诗人和哲学家的气概——

除了万有引力，生命

还有一种伟力——追求

可以宣称：主宰着这个世界！

I04/35C



000335701



序

杨晓堂

时代日趋进步，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性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被人们所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水平是民族素质和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

中华民族，曾经以她的万里长城称名于世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为代表的灿烂的文学艺术是可以与之齐名的又一座浩大工程。写出力作，不唯是个人感情的慰藉，也是对我们这个辉煌时代的报效。如许年来，语文、文学界有识之士呕心沥血，不懈于是，他们的苦心无疑是与作者的成长一道值得镌刻一笔的。

鉴于写作这门学问的渊深博大，作文的指导者们探研规律，寻找简捷的途径，从学生接触人生和文字起即相伴以园丁的足迹。但是，这门艺术科学，不光是字词句章的简单连缀，不是一般的议事明理，无论长短，要求完美的艺术和深邃的思想，中间布置着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课题。由于作者拥有的生活积累各异，对于社会认识深浅不同，同一个环节，不同的审视，表现手法就会有高下优劣。而对旧的领域还没有完全认识，新的情况又在发生。因此，尽管古今中外理论书籍洋洋大观，结合国情尤其是近距离地对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文学青年试用新角度辅导，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吴野同志长年坚持创作，并在全国知名的青年文学刊物《青春》担任编辑，平时一直热心于中学作文特别是高考作文，凭着上述几重身份，以实践为本，提倡“下水学文”，示范“水下文学”，在写作的游泳中研究规律。将多年文学辅导心得整理成二十余万字，编为三十章，进行作文指导中独辟蹊径的实验。

《作家之门》一书，是吴野同志论述写作的第二次尝试。在这之前，1977年，他在南化二中任教，有感于深奥的写作理论学生难以消化，而毕业于科班的语文教师平时一般不大动笔，仅凭已成定式的经典指导作文实践难见效果，从这年高考起，他尝试探索作文要诀，搜集了当年全国各省高考作文试题，苦熬了三十个彻夜，模拟应试者的身份逐一成篇，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支持下出版，发行几万册，一售而空，以至再版，成为中学界一件盛事。缘着这条思路，十余年后，他将视野进一步拓开，面向更大范围内的文学青年以及扶持他们的指导教师，借鉴前人成就，搜集了数百例成败典型，就构思、字句的锤炼等具体环节进行讲析。吴野同志恳切地对我说，写作漫谈，前人已臻极致，他无意再作重复。选例不求全，但求精，不重名人唯录佳例。而无名者只要有“名堂”，优先考虑提掖。希望通过侧重实例的讲解，找到启开作家之门的钥匙，这也许正是本书的特色吧。

《作家之门》总纲为“新”“深”二字。在共性规律中求个性。尽量不赘述世所公认的经验，遇到共性问题，竭力用生活化的语言和新鲜的思考，其中推出的“加减法与新句”、“二级构思法”、“动词活用”等新技法，是一些传统手法的翻新，也凝聚着作者本人的创见。

现实与现代的火花闪烁，提高与普及的雅俗共赏。作者注意

到中学文化程度的阅读视野,中学作文辅导教师的应用范围,以及“高考作文”的借鉴和小说、散文、诗歌及其它范畴内文艺青年的需要,增添了“你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审题——高考作文的门环”、“一句话引出的一篇话”等章节,回避冷僻,讲求实用,甚至于对优秀的文章开头、结尾、剪裁等常用环节进行周到的推荐,还创作了易懂易记的《写作歌谣》,使读者学了就能用上,短期能见效益。作文作文,侧重在“作”,空话好说,实笔难动。“下水学文”的提倡以及“水下文学”的示范渗透着园丁的苦心,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投身于“为无名者铺路”的神圣事业,近两年来,吴野同志在他主办的《青春》编辑部作家预备班坚持“每稿必复,佳作必荐”,在出作品及出人才方面作了一些为人称道的善事。本书的问世,将为《青春》周围沉浸在文学之梦中的年轻人献上一首福音歌。对于文学园丁们也提供了一个实用工具。一书在手,创作者举一反三,可以成为自己的营养;教学者案头上随时取用,省去了大量的查册问卷功夫。

春光正好,新苗争出。祝愿园丁的心血化成金色的收成,也祝愿无名者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出名,昂首跨进无产阶级的作家之门。

《作家之门》目录

序.....	杨晓堂
加减法与新句.....	(1)
隐身人、变形人.....	(8)
语言与胭脂.....	(14)
细节姓细.....	(21)
换一种方式.....	(29)
动词与生动.....	(42)
审题——高考作文的门环.....	(50)
二级构思法.....	(61)
选与掘.....	(71)
典型人物.....	(84)
高层次人物和领袖人物.....	(93)
为雷同开一方.....	(102)
诗亦贵曲.....	(110)
说“转”.....	(126)
人生初遇的联想.....	(134)
远距离比喻.....	(146)
让环境脱下流行服.....	(155)
内涵与富矿.....	(161)
第一流意识.....	(168)
为企业家画神.....	(181)
细微差别见大千.....	(190)

五线谱外的谐谑曲.....(202)

附:微型纪实作品例选.....(209)

英雄,首先是人.....(219)

凤头析.....(227)

豹尾的斑斓.....(237)

避和犯.....(245)

通感:霹雳舞王子.....(253)

你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260)

说说笑笑见才情.....(280)

一句话引出的一篇话.....(288)

剪刀浆糊的圣功.....(298)

写作歌谣.....(309)

中学语文改革门外谈.....(310)

九二年高考作文初析.....(313)

后记.....(318)

加减法与新句

是的，你是一个老实人，但你的文笔不必那么“老实”——许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名言。

比如说，你的小说结构匀整，句式准确严密，在语法和逻辑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以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恐怕它恰恰就是束缚你形象思维的一个小病因呢！

你的小说开头，总是袭用传统手法——我们中国古代有许多短篇总是一上来将几个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动因、后果……交代清楚，然后用一根纵的线条将故事情节渐引向深；你很欣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开笔：以景为先，烘托气氛，由远及近，焦距由模糊向清晰。这些手法有它的好处，交代清楚，章法有致。但是，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老是采用这种规规矩矩的手法，很自然地会有陈旧的感觉。中国古代小说，大多创作于书馆茶肆，流行于“说话人”的口边，为了叙述清楚和听觉效果，章法一丝不苟，但原样照搬就显得陈旧了。

你注意到没有，我在你的许多习作头上动了剪刀——去掉开头那些生怕读者不懂的交代，上来就接触矛盾。你的诗，我删去了“因为”“所以”“但是”“而且”之类的联接词。

这样修改法，你恐怕心里会有些嘀咕：完完整整的不好，残缺的有什么好！

残缺，正是艺术上的一种辩证法：通过残缺，给读者留下一些空白，留下想象力飞扬的天地，阅读效果偏偏是完美的。

曾经有几个画家比赛龙的气势。结果在尺幅之上有头有尾不如只在云中露出一鳞一爪。试想一角鳞爪就占满了整个天地（画家笔下的残缺），那么这条龙全身现出时该如何了得（读者感受中的完美）？

说到写诗，有的时候在完整的句子上动一下剪刀，可以在平淡的生活语言中将诗剪裁出来。有这样一个句子——

——姑娘们采摘嫩绿的桑叶。

主谓宾补十分齐全，但谁都不会说它是一句诗，新意盎然的诗。

但是，假如你的剪刀将这个完整的句子偏正部分剪去——姑娘们采摘嫩绿。

虽然诗中没有讲到姑娘们去采摘桑叶或其他什么树叶（如茶、椿……等）在读者的接受中那些是不必要的。他们要的是春天的实质：嫩绿。这个效果被诗人一下捕捉住了。

同样道理：

姑娘穿着素洁的衣服。

在生活中衣着的简朴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情操，审美习惯，但在笔格上，这一句话只是如实地记述姑娘妆扮的小说或散文语言。诗歌较任何体裁更加讲究精粹。这样写读者显然是不满足的。你如果按我的剪法——“减法”的办法改成“姑娘穿着素洁”，决不会有读者指摘你素洁不是衣服不能穿，或者姑娘穿着素洁就有损她的形象！又如以下几例：

“满手收拾着活蹦乱跳的鱼”

改为“满手收拾着活蹦乱跳”；

形容猎人生活的满足：

“有酒有肉就能生存，
饮不完的六十度酒”
改为“饮不完的六十度”；
一位水兵歌颂他神圣的责任；

“于是，我和舰艇互相提示
把自己交给这一片深蓝的海”

改为“把自己交给这一片深蓝”。

还可以从行中下刀，从中心处省略——

有一首著名的战士歌曲《我爱我的称呼美》。初看句子有些“病”。它是两句话并在一处说，“我爱我的称呼”“我的称呼美”，两句话共用一个主语，一头二身。句式因其不同常类，却显得新颖。

作家高风语言经济，自成一格，也时常用这个中段开剪的手法。

磨细的小板凳四条腿陷进黄昏

完整的原句似应为“磨细的小板凳四条腿陷进去”加上“陷进黄昏的是老人的沧桑”。

高风人长得清瘦。字如其人，“瘦金体”。诗亦如人，“瘦精体”。不光在段中间作文章，还在行与行之间匀称的过渡节奏中抽行，通过行与行之间的俭省，给读者留下尽可能多的空白。如他的《雁行》：

大雁

是一行密密的针脚

缝补在高天上

片片碎云

也许能拣起坠在苇塘的一团

是慈母手中线吗

风嗖嗖地

有落叶絮絮叮嘱

一个扣子脱落了

上节中，“针脚”与“高天”中间进行“缝补”，按正常的思路伸延，应当在碎云被缝补上看到结果，现在中间突然缺了行（可能不止一行），这是楼梯脱节，而你正步下楼，那一瞬“跌”的感觉，逼得你的思索机器猛地一拧。脱节形成了谜。是浸染着卞之琳诗风的耐读的谜。

下节中“有落叶絮絮叮嘱”，按常情常理应当叮嘱秋寒保重之类，却只有“一个扣子脱落了”。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这个扣子，写出了诗人王德安的诗意“将我与生活紧紧扣着”。

抽行，不合理中包含着合理。一首诗句与句之间像手表码盘那样匀整，现代的读者很不耐烦，他们完全可以从匀整之中推演出结论。我在编稿删改、或在写作班辅导学员时常用此法。

以上这是减法。

能不能在限定的语法或修辞习惯中作一点变革，通过加法，加一点什么文字的佐料使之更加新鲜、丰美呢？

原句为——

我和你在花园里谈话，

灯光照耀着我们。

稍改一下，在灯光前面加一个定语：“诚实的灯光照耀着我们”。在那么难忘的夜晚，我们真诚地互相倾吐，气氛恐怕就更加不同了吧！

又如形容冰靴加上“狡猾的”。狡猾的冰靴，溜冰场上的欢

悦情绪自然会油然而生；眼光，加一个“潮湿的”，潮湿的眼光恐怕更能表露内心的衷情。

例句：

“那群鱼见了我就游来。”

改为：“那群鱼见了我就欢喜地游来。”如果能加上叠词，语言当更有味道。如：

“那火往上窜”改为：“那火呼呼地往上窜”；

“三月”改为：“水灵灵的三月。”

有些作者这个手法用得比较纯熟——
灯光很有分寸地亮着

部分的秋天从山外走来

还有，你能不能将正写的句子反转来找诗呢？

如将“黄昏，渔民喝醉了酒”改成“渔民喝醉了黄昏”甚至“黄昏喝醉了渔民”——哪一个句子更富诗意？

“老人兴奋地喝着酒，悠闲地抽着烟”改写为这样的反味句：“老人带着酒的兴奋，烟的悠闲”。

还有一个办法，将句中的成份悄悄偷换。有时人换物，有时实换虚，也很能出诗。

原句：赶着肥美的牛羊。

改句：赶着肥美的日子。

原句：大道上躺着一个可怜的人。

改句：大道上躺着悲欢离合。

原句：你为我修好收音机。

改句：你为我修好歌声。

原句：晒着发霉的书本，

改句：晒着发霉的思想。

原句：夜雨敲打着窗棂。

改句：夜雨敲打着寂寞。

原句：马车上摇晃着车铃。

改句：马车上醒着听觉。

原句：山寺的云雾带着潮意。

改句：山寺发出了潮湿的叹息。

语言有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和魔方一样，换个排列组合，就生出一个新的意境。你不要感到惊奇，加减正倒或换一个概念就可以换出名堂来。它的答案并不奇怪，生活是丰富的，人们创造的语言是多采的，你尽可以幸运地继承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诸多瑰宝，你也可以自生灵智用不类于前人的手法重新创造，这也就是开头讲到的“不老实”的妙处。

但是，如果没有生活的根底，没有厚实的积累，一味靠语句的古怪，用词的生僻，能不能成为语言大师呢？结论自然是否定的。

著名诗评家阿红曾与诗友在酒桌上游戏。将主语、谓语、宾语等成分分装几个口袋，然后当堂摸彩。确实也摸出了一个漂亮的句子：

“我折叠玫瑰色的夜。”

整个晚上，也只有这一个句子漂亮。其他摸出来的彩，大多令人啼笑皆非！

加减法，其实就是增删的艺术。

从算术上讲，增加，是数量上的丰富。可以丰满和充实主题，人物形象。但有时候加得不好，则会“狗尾续貂”，反而增加了负作用。

艺术之坛上有许多用“减”的办法实现“加”的目的的精辟观点和成功之例。

罗丹在塑完了《巴尔扎克》之后，特地砍掉塑像的一只手，大作家的神韵反而突现毕露。罗丹认为，他着眼的是“束缚在肉体中的灵魂的莫名的不安”，而不是一只手。由此，我不禁想到作为美的象征的那一尊“维纳斯”少女塑像失去的双手。多少年来，人们寻找她的双手，希望获得完整的少女雕像；还有不少后来的艺术家重新设计了两只手，安在维纳斯身上，怎么也不合适，受罗丹的《巴尔扎克》启发，我想，当初的设计者很可能也是砍掉了她的两只手，甚至于开初就没有手。

契诃夫在致女作家沙芙罗娃的信中说：“你不润色你的作品，因此它们有的地方显得冗长，臃肿。它们缺少那种使得短小作品生动活泼的紧凑……您把人物塑造得正确，然而不活。您不肯，懒得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

契诃夫所谓“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显然不是指“形”的剔除，而是“神”的创造。不是小学生作画，“像与不像”，而是气韵的脱胎而出。

减法：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加法：智慧在主题上的延伸。

“人良廟”个空同和頭發不
是個平省西山金玉典，前平八”成畫景知夫开一飾品書五干至
日，和，头前一畫，宋部發關特相……發發””，“……超群
“……丁点八登
来杏外館發冬發冬出已變戲上，升與入良廟前空許前不道

隐身人和变形人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体育比赛。及格赛之后的决赛，规定动作完成之后的自选动作赛，那是真正施展才华的表演。

写文章也是一样，同一件事，你尽可以用最普通的叙述交代告诉读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也可以用新颖的表现将每一道环节予你的读者以新鲜印象。

比如时间，这个几乎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个作品都要触及的手柄，正在期待着你，看你是怎样拉开主题之门的。

看三四十年的电影，即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名片，表现时间时，都是老老实实在片头上工整地标示着“三年之后”之类的字样。或者在镜头中出现日历，时钟之类。这样，固然给予读者以清晰的时间概念，但你电影看多了，小说读多了就会有厌烦的感觉。

我们的一些作者，对这个天天依傍在我们周围，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这个“隐身人”，往往也取了较为简单的表现，甚至于在作品的一开头就是诸如“八年前，我正在山西省平陆县插队……”、“叮铃铃……时钟催我起床，我一抬头，呀，已经八点了……”

能不能将这位隐身人捉住，让她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仪态来呢？

这位童话中的公主却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她无时无刻不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作着无声的表演。鲜花是季节的讯号。有一支民歌《对花》，从迎春花开始数起，山茶花、桃花、梨花、杏花、杜鹃、石榴、茉莉花、栀子花、荷花、菊花、喇叭花一直到腊梅花。十二个月的节令很自然地完成了。

还有茶叶、水果，他们也在向你无声地拍着季节电报，苏州西山岛上“碧螺春”上市了，淡绿的茶叶在杯中沉浮，清香四溢，无疑是又一度充满喜悦的新春来到了。白沙枇杷进筐载上码头，那是麦熟的五月；杨梅红遍了初夏，甜甜的果汁沁着生活的甘露；太湖岸边的水蜜桃和着炎热的夏天一起揭开生活的帷幕，溜圆的西瓜在翡翠叶下探着脑袋；秋天，秀丽的姑娘们唱着山歌从架子上把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采摘；冬天，白雪将太湖东、西二山两座宝岛装点成银妆世界，老婆婆一面教小孙女剪窗花，一面用小锤敲着山核桃和硬壳莲子……

假如春天这两个简单的字样，变成你笔下这样的场面——
“春天是关不住的。”

春天是一群爱野爱闹的山姑娘们。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满山坡，满山沟争抢着土戏台子。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带着甜味的花，纷纷往头上枝杈上泼。蜂儿、蝶儿跌跌扑扑在花丛里撞着醉步。醉得你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桃儿、杏儿、梨儿都把枝头压得弯弯，在春风里打着秋千……”

你说，生活是概念的，还是多采的呢？

《南京日报》副刊编辑出了个点子：用一句话写秋天。我也试着写了几句“一句话”：

在冰山与火山之间，白云张着悠然的帆。